

长乐漳港显应宫出土开漳圣王神像之探究

汤漳平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长乐漳港显应宫,民间称为“大王宫”或“大王庭”,1992年6月出土了一批古代神像泥塑,共分为五组神龛。前三组神像经国内专家鉴定,分别为: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及其同僚、海神妈祖和闽北民间女神临水夫人。后排中部与东边神龛中的两组神像,我们经过认真而慎重的研究,一致认为:其主祀之神是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父陈政,陈氏父子两旁的两位女性坐像是陈政的夫人司空氏、圣王夫人种氏;东边神龛中供奉的是陈元光的儿子陈珦。通过对闽东和闽南历代的相互关系、开漳圣王神系的形成及其特点、开漳圣王信仰的播迁、关于显应宫中的开漳圣王系列神像之由来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出位于闽东地区的长乐漳港会出现开漳圣王庙宇的原因。这两组开漳圣王泥塑神像的出土,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各方面人士继续深入开展研究。

关键词:长乐;漳港;显应宫;开漳圣王;闽南;闽东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821(2015)06-0029-10

长乐漳港显应宫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晚清光绪年间被海边的流沙深埋地下,成为一座沙丘,当地民众知道那里曾是一座古代宫庙,称其为“大王宫”或“大王庭”。

1992年6月因修建长乐机场,村民取土时发现了这一遗址。其后,经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州市文物考古队等单位联合对该遗址进行挖掘清理,出土了一批古代神像泥塑。经相关单位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修复保护后,共存塑像44座,按原出土时神像的排列次序,分为五组神龛。其中有三组神像经国内专家鉴定为:巡海大臣一组神像为明代永乐年间七下西洋的郑和及其同僚,两组女性主神的神像分别是被尊为海神的妈祖和闽北、闽东一带民间普遍信奉的女神临水夫人。然后排中部与东边神龛中的神像,其主祀之神是何位神祇,却一直未得到确认。目前,中间神龛暂称为“大王”神龛,东边神龛则被称为“马将军”神龛。

2014年12月19日至22日,我们(笔者与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汤毓贤研究员)应显应宫管理委员会之邀,专程前往漳港进行实地考察,并熟悉和了解长乐及漳港的历史地理与人文风貌,收集民间传说,采访当地民众及查阅地方文史资料,经过认真而慎重的研究,一致认为:后排中间的大王神龛中供奉的是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父陈政,陈氏父子两旁的两位女性坐像,左边那尊应是陈元光的母亲司空氏,右边那尊当为圣王之夫人种氏;东边原称马将军的神龛中供奉的应是陈元光的儿子——第二任漳州刺史陈珦,而被称为马将军的应是陈元光的部将马仁。

属于闽东地区的长乐漳港,为什么会出现开漳圣王庙宇?闽东和闽南历代相互关系如何?闽南文化与闽东文化为什么出现那么大的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汤漳平(1946-),男,福建云霄人,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就长乐与闽南的关系,开漳圣王神系的形成及其特定塑像的特征与供奉的位置等问题作些简略的说明。

一、长乐与闽南之关系

长期以来,在有关唐初移民开发闽南过程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倾向,即将本次的开发局限于闽南,甚至只是开漳建漳,再多一些就是承认陈政父子在潮惠一带的平乱,而否认在福建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更否认陈氏父子曾任岭南行军总管的职务。然而我们在查阅了大量唐初随同二陈入闽的族谱后,可以对唐初福建的开发情况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2008 年,漳州市政协聚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多达二百余人的编辑队伍,调查了全市一万多个自然村,在认真搜集、查阅与核对众多姓氏的族谱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长达二百七十余万字的《漳州姓氏》一书,并由国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本文即主要以这部著作为依据,附以所见部分姓氏族谱资料,探寻一千三百多年前开漳将士的足迹,庶几对这一历史能够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

(一) 各族谱资料记载中揭示的唐初闽南与闽东之关系

1. 陈氏^[1]

陈政的两位兄长陈敷、陈敏领援兵南下时,于浙江病歿,其侄元敞、元扬则病故于浦城,《浦城县志》载有其墓葬。

2. 许氏^[2]

唐初入闽时,许陶、许天正父子作为陈政的部将随同前来,许陶战歿,葬于闽清,其墓尚存。而许天正成为陈政、陈元光最重要的副将,后曾担任别驾,兼泉潮团练使。

3. 李氏^[3]

陈政、陈元光的重要部将李伯瑶,建漳后任司马。李伯瑶有子十三人,分守福建各地:
长子李莅汝,袭职宣慰监军。

次子李董汝,以水师都统总理海防。

三子李萌汝,镇守新宁(今长乐),兼理水务。

四子李莲汝,镇守延平(今南平),兼巡闽江。

五子李第汝,镇守永贞(今罗源),兼督造兵器。

六子李荃汝,镇守绥城(今建宁),协理兵器。

七子李蔚汝,镇守清溪(今安溪),兼司积储。

八子李著汝,镇守武平,兼理水务。

九子李英汝,镇守浦城,兼司转输。

十子李华汝,镇守长溪,兼督造战船。

十一子李莲汝,镇守永泰,兼司粮食。

十二子李苍汝,镇守龙岩,兼理棕、麻、竹叶、油、灰等造船用料。

十三子李菁汝,镇守建州(今建瓯),协理船务。

4. 欧氏^[4]

总章二年(669),欧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的有欧哲、欧真兄弟和欧宪伯,欧哲任营将,欧真任校尉。欧哲为陈元光五大将之一,定居龙溪县九湖营。欧宪伯入闽后,留守于兴化府。

5. 潘氏^[5]

唐初随陈政入闽的潘姓族人有府兵队正潘节,河南固始人,平乱后驻守南安丰州。其裔孙或

居泉州，或居漳州。

6. 叶氏^[6]

唐初陈政入闽时，有府军队正叶清随军前来平乱。战乱平定后，叶清任北境都尉，居仙游归德乡，率领士卒辟地置屯，为仙游古濑叶氏太始祖。

7. 胡氏^[7]

唐初跟随陈政入闽的胡姓族人有府兵队长胡贤，河南固始人。胡贤落籍于漳，后任泉州司马、迁州别驾，进翊府左郎将兼领潮州刺史，为漳州胡姓的开基祖。

8. 刘氏^[8]

今龙岩九龙江畔有多处“三公庙”，祭祀刘氏三兄弟。《漳平县志》载：九龙乡居仁里刘珠华、刘珠福、刘珠成从陈政、陈元光军队开漳，率部沿九龙江上溯，疏浚河道，直抵雁石，以通舟楫。后人建庙祭之。

9. 谢氏^[9]

据谢氏族谱载，陈政戍闽时，有固始人谢逸，字征德，随同南下开漳，并奉命驻守北界（在今南平市东南部），定居兴化石井（今莆田），为入闽的谢氏开基祖。

10. 曹氏^[10]

唐初随陈政入闽的曹姓族人有府军队正曹敦厚，徽州婺源人，后落籍于漳。据漳平《香山曹氏族谱》记载，曹敦厚开漳后受命镇守龙岩（即苦草镇），子孙居漳平。

11. 罗氏^[11]

罗氏入闽始于唐初随陈政南来的府军队正罗幼邻。建漳后罗幼邻奉命驻守龙岩，定居连城。

12. 黄氏^[12]

唐初随陈政入闽平乱的黄姓族人有军前祭酒黄世纪。据载，黄世纪原为高宗朝礼部侍郎兼祭酒，因不执行武后“命改庙制”而被发配随同陈政戍闽平乱。黄世纪在李辅胜（伯瑶）营中，陈政命其在今厦门专司监造海上战船和兼管浯州（今金门）牧马事。黄世纪有三子，其后代子孙遍布闽台、粤东地区。

13. 朱氏^[13]

朱氏之入闽，始于唐总章二年（669）。陈政军中有军咨祭酒朱秉英，府军队正朱参。朱秉英受封信国将军，戍镇海，年老后回河北，唐开元十五年（727）病逝。朱参为朱秉英堂兄，原驻守上营（今云霄岳坑），后奉旨任河南刺史，居永城（今河南永城）。

14. 何氏^[14]

唐初随陈政入闽的何姓族人有光禄大夫何嗣韩，屯垦闽南故绥安地（今云霄火田），平乱后何嗣韩居泉州，子孙传于漳泉各地。随同陈政入闽的何姓族人还有任府军队正的何德，居浦南何厝。

以上我们列举了参与唐初开发闽地的部分姓氏的族谱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几点：

一是唐初的这支入闽军队，不仅平定了闽南潮汕的“蛮獠啸乱”，也是一支长期戍守在闽地的驻军，镇守范围包括了全闽各地和潮汕地区，这与方志记载的史料相符，从而证实了陈元光作为泉潮军事首领的实际地位。事实上，在建漳之前，陈政、陈元光的军事活动地域即为泉潮两地，而当时的泉州是今福州。徐晓望在《闽南史研究》中认为，陈政是唐朝廷派出驻闽的官员，曾驻扎于枫亭一带^[15]，应当是有道理的。

二是找出了为何开漳时从中原来近万人，然而建漳后漳州的人口总不见多的原因：显然作

为军队是不计入户口统计的,更何况有那么多人被派往广大的地域去执行军事任务。

三是说明从唐代起,闽东地区即与闽南关系密切,如长乐的管理者就有陈元光的部属(李伯瑶之三子李萌汝,镇守新宁,即今长乐,兼理水务)。建漳后,陈元光兼任漳州首任刺史,是为了便于军政合一,但军事上仍对泉州承担着主要责任(当时的泉州是现在的福州)。而因潮州啸乱未平,他不得不屡次出兵。

四是陈政、陈元光父子非常关注造船和航运,在古代,水道运输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在沟壑纵横的闽地尤其重要。他们派出将领巡江、造船、疏通河道,控制了从闽江到九龙江沿线最重要的河道,并督造船舶,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也为后代闽南人海洋意识的形成提供一定的条件。

(二) 宋代航运造船业的发展所显示的闽东与闽南之关系

从北宋到南宋,福建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且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明确地将发展贸易做为增加国库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为此宋代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港口建设。宋代福建有四大主要造船港口,其中有闽东的福州港、莆田港,闽南的泉州港、漳州港。长乐为福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闽南的漳州、泉州存在天然的联系。

漳州在唐代还是相对不够发达的地区,其人口数量一直不多。但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漳州人口达到饱和状态并开始向外移民。漳港人对自己祖先的迁徙有着深深的记忆,他们在书中写道:“漳港古时处滨海港湾地带,相传远祖从漳州一路跋涉,舟进锦江,见一派港湾,便定居下来,故名漳港。”^[16]因此,在漳港不仅有以“漳”命名的地名,也有以漳命名的水名——漳江。它应当也是对漳州的母亲河漳江的怀念而留下的记忆。闽南的漳江在今漳州的云霄县,是漳州始建地的母亲河,漳州之名源自于漳江,所谓“江临漳水,实乃建名之本”(陈元光《请建州县表》)。我们在查阅当地人的族谱资料时,就看到他们将祖先的入闽与唐初的开漳联系在一起,如《福建长乐市凤歧柯氏族谱》的《世系源流》就是如此。而漳港的萧姓族人,已多次组团到闽南同姓族人那里认亲。同样,在漳州人的族谱中(如《林氏族谱》),既有记载族人从闽东长乐等地迁居闽南,也有从闽南迁居闽东的长乐、福清等地的。

漳州在宋代已是有名的航运之州,能造宽达一丈的海船出海贸易。早在北宋时期的太平兴国年间,朝廷就曾颁发诏书,允许漳州海船出海兴贩香料。到南宋绍兴年间,因当时形势的需要,朝廷要漳州每年提供一百二十多艘海船。^[17]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漳州人北迁到漳港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 明代长乐与漳州的关系

明代中后期是世界开始走向大航海的时代。从明初到明末清初,福建都处在这一时代的前沿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这个时代的序幕。长乐在这一时期的地位特别突出,郑和七下西洋,都把长乐作为一个重要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因而这里留下了许多与此相关的遗迹。但是不要忘记,与郑和一起指挥这支海上大部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便是漳州人王景弘。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国,不仅有称呼郑和为“郑三保”,也有称呼王景弘为“王三保”,并留有关于此二人的众多遗迹。据载,由于当时闽南人已有长期出海贸易的经验,熟悉南海各国的航道,因而王景弘便在闽南的漳泉招募众多水手,这些人中有许多成为船上的主要航务人员。由此可知,漳州人对于长乐这一多次屯兵之地自然是很熟悉的。

从上述多方面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漳州与长乐虽则一在闽东,一在闽南,却有着密切交往的历史。

二、开漳圣王神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开漳圣王”，即唐代初年平定泉潮间“蛮獠啸乱”的著名将军陈元光在由人变神之后的封号。陈元光，字廷炬，号龙湖，生于唐显庆二年(657)，卒于景云二年(711)。

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闽粤震动。唐高宗派左郎将陈政带领军队入闽平乱，年仅13岁的陈元光随父入闽，从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据载，这次入闽平乱的军队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光州，先后共两批，87姓，近万人。

仪凤二年(677)，陈政积劳成疾，病故。陈元光代领其众，时年21岁。不久，潮广寇乱复起，为根除后患，他先后两次带兵入潮州、循州，深入巢穴，歼其主力，终于稳定了局势。为了达到长治久安，他上奏朝廷，请于泉潮间增设漳州，以控岭表。获准后，他以岭南行军总管兼任漳州首任刺史。任职期间，他组织民众开屯建堡，营田积粟，通工惠商，发展经济。同时，设立书院，发展教育，并推行教化(设置唐化里)，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军事上采取立行台于四境(共建4座行台和36堡所)，派军队加以守卫。漳州经陈元光治理后，“北距泉、建，南逾潮、广，东接岛屿，西抵虔、抚，方数千里，威望凛然，无桴鼓之惊，号称治平”^[18]。

唐初这一批中原移民入闽，拉开了闽地大开发的序幕。闽地自汉武帝于公元前112年将闽越人北迁于江淮间之后，近八百年间一直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到隋末唐初，全闽仅有12400户，不过五、六万人。因此，唐初中原近万移民入闽平乱并开发，是闽地开发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他们中的领袖人物，陈政、陈元光父子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陈元光，他在继任岭南行军总管职务之后的三十多年间，平息了啸乱，为闽粤民众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时，中原民众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促进了民族和睦，奠定了闽南文化的根基，为闽南族群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云二年(711)，粤东流寇残部潜至岳山，陈元光轻骑迎敌，援兵未至，寡不敌众，被敌将蓝奉高所伤而亡，享年55岁。民众闻讯，痛哭不已。开元四年(716)，唐朝廷诏立庙祭祀。此后历代均追加封赠，以表彰其不朽的功绩。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被封为“开漳州主圣王”，后民间便简称为“开漳圣王”，由是陈元光由人逐渐演变为神。

笔者一直认为，对唐初的这场中原民众入闽的大开发应予重新认识与评价。

自唐初陈政、陈元光带领的中原民众首批入闽之后，很快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仅仅过了几十年，全闽居民数急速上升，开元二十年(732)，全闽户数达到109311户，是唐初的九倍，它是有记载的唐代最高户数，一直保持到晚唐时期。而此时距陈元光去世仅仅21年。这一情况说明，唐初的这次中原移民入闽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安定，发生了一次移民的滚雪球效应，短短数十年间，即有大量中原移民随之南迁，引起人口的暴增。尤其重要的是，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影响了直到三王入闽前的唐代二百多年的福建史。

正是在有唐一代，以唐初陈政、陈元光带领的中原民众首批入闽奠定的基础，而后引发大量中原移民南迁，这些中原移民经与原闽地居民的多年融合，使闽南族群与闽南文化在唐代中后期最终形成。唐末的三王入闽，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加强了闽南文化，如对泉州的经营，但这并非闽南文化最终形成的决定因素。受三王入闽影响最大的是闽东文化的形成，三王入闽时带来了经二百多年变化的中原文化，它覆盖了原闽东地区的底层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闽东文化。

由唐初入闽的中原民众为基础形成的闽南族群，在宋明时期成为了我国海外贸易中影响最大的族群，被称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手和马车夫。在 17 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中后期，也主要是以闽南族群为代表的郑氏海上集团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的航线。而自明末清初开始的对台湾的大规模开发，宋元以来直至近现代的东南亚开发，也以大批闽南族群作为先导和主力军。

三、开漳圣王信仰的形成和播迁情况

由于唐初的开发对闽粤两地影响巨大，以陈元光为首的开漳将士便受到民众的世代追思与祭拜。从唐代起，闽粤两地民众便建起大批庙宇祭祀陈元光，共同参与开漳的数十姓将士后裔更将他奉为共祖。

至宋代，朝廷屡次加封其庙号，因而信众日多，闽粤各地均建有大量威惠庙。漳州是其长期居住地与最后捐躯之处，庙宇数量也最多、最集中，至今仍有三百余座。泉州与漳州比邻，且许多开漳后裔居于泉州，因此在泉州、晋江、安溪、南安等地均有多座威惠庙、陈王庙。厦门地区也有数座威惠庙。除闽南外，闽西的龙岩，闽北的建阳、浦城，闽东的福清、仙游也均有供奉陈元光的庙宇。粤东一带是陈元光多次作战的地方，由于他平定潮州与崖州、循州一带的寇乱，潮州、饶平、海陆丰等地均建有威惠庙。而与福建相邻的浙江温州的乐清、苍南等地，因闽南移民的关系也均建有陈将军祠。由此可见，早期陈元光信仰并不限于闽南，而是遍及全闽及粤东的重要民间信仰。开漳圣王信仰中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神祇的特点，那就是祭祀的神明数量众多，它包括了以下两个部分：

一是陈元光和他的四代亲属：主要有他的祖母魏妈、他的父亲陈政及夫人司空氏，陈元光及夫人种氏、儿子陈珦（第二任漳州刺史）、女儿陈怀珠、陈怀玉、陈怀金。这四代家属都在不同时期直接参与了平乱和大开发。陈珦在陈元光死后，率部夜袭敌巢，亲手杀了蓝奉高为父复仇，并最终了结了这场啸乱。因此，民众对这四代人的祭祀，显然是感念这一家族在福建开发史上所作出的卓越功绩。

二是陈政与陈元光的部属：如许天正、马仁、卢伯道、戴君胄、张伯纪、沈世纪、欧哲等，他们作为二陈父子的部将或幕僚，在这场大开发中立下赫赫功绩，因而也同时受到朝廷的褒奖。其后裔大多落籍闽地。大体从宋代起就形成了“以开漳圣王为核心，以其父陈政将军及配偶、其子珦、其女怀玉等为辅助，以许天正、马仁等将佐为拱卫的比较独立而独特的神系”^[19]。当然这也与朝廷对其家人和部属的多次追加封赠有关。如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在“纪德覃恩，论功行赏，不惟大赉于一门，盖亦有推于列将”^[20]的指导思想下，所有参与平乱的大小将领（包括队长）本人及其夫人均受到封赠，人数近千，这也是十分罕见的。

有关开漳圣王庙宇的神像，“各宫庙所祀神像则大同小异，一般正殿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夫妇及神主牌，辅以祖母魏敬、父亲陈政、儿子陈珦、女儿陈怀玉、辅胜将军李伯瑶、辅顺将军马仁等神像”^[21]。我们在显应宫所见到的两座大王神龛，其排列大体上正与上面所述情况相类似，在主神龛两侧还有两排站立的神像，应是开漳圣王的部将。据史料记载，随同陈元光入闽的军队中有部将 123 名，其中一部分已为历代民众所供奉，成为开漳圣王神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闽南人的迁徙，开漳圣王信仰也随着闽南族群的迁徙而传入台湾和南洋。尤其在台湾与闽南共同的四大民间信仰中，开漳圣王信仰不仅是其中之一，而且也最能体现两岸密切的血缘

关系,因为台湾人多为明清时期渡台进行开发的闽南人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今台湾供奉开漳圣王庙宇达三百余座。

四、关于显应宫中的开漳圣王系列神像之由来

长乐漳港的显应宫,其名称见于现存《长乐县志》。明弘治《长乐县志》卷三中的《寺观》载:“显应宫在县治东北十五都,宋绍兴八年里人林弘范等创,淳熙间曹永福、胡宗道共舍官田陆拾余亩,以资香灯。”民国七年(1917)《长乐县志》卷七《名胜志》记载:“显应宫,在十五都。宋绍兴八年建。”今考古界一致认为,显应宫应该是在光绪年间(1875—1908)的一次风沙及海啸中被掩埋的,那么民国时期的《长乐县志》应是沿袭旧志的记载。

虽然现在显应宫以“巡海大臣”被认定为郑和而广受重视,但是这座始建于南宋初年的宫庙,在民间一直被称为“大王宫”“大王庭”,因此,这里的“大王”原本应是庙中的主神,而且显应宫被认为是祖庙,村中的人有婚丧大事,均要到庙中禀报,可知其具有祖宗神兼境内保护神的性质,这也正符合开漳圣王这一神系的特征。

关于民间将“大王”传说为“阮高大王”,应是历代口传过程中音变造成的,漳港原住民虽然是从闽南北迁而来的,但由于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且杂处于闽东,并未保存原闽南方言的音调,而是同化于闽东方言之中,“元光大王”中的“元光”和“阮高”在闽东话中音近似,久而久之,就讹为“阮高”了。但在历史记载及闽地的民间信仰中,均无“阮高大王”的信仰。

研究闽南文化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闽人在宋、元、明、清的各代迁徙过程中,喜欢沿海岸线迁徙,今日北至浙江的温州各县、舟山群岛,南到潮、汕、惠、雷州半岛,均显现出这一特色,长乐漳港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漳州人在迁徙过程中,往往要从家乡带去保护神,开漳圣王是漳州人高度认同的中原南迁的数十姓民众的共祖,也因他在平定啸乱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深受民众敬仰,人们认为其神威足以镇住其他凶煞之气,而成为闽南尤其是漳州人最可靠的保境之神。在有关福建民间信仰的众神中,闽南的开漳圣王和闽东的开闽王都是公认的祖先神灵,这也可以解释漳港人将大王宫视为祖庙的原因。因为从唐朝开始,“无论官府与民间,都以祭拜祖先的形式来纪念他,一直香火不断”^[22]。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补充一点,即有关开漳圣王在宋代受信奉的社会背景。据载,开漳圣王曾受到历代帝王 22 次追封,而追封次数最多的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在有记载的陈元光历代 22 次封号中,唐代 2 次,五代十国 1 次,宋代 15 次(北宋 5 次,南宋 10 次),明代 2 次,清代 2 次。南宋尤其集中在宋高宗时期,竟达 8 次之多,这些情况说明,南宋绍兴年间,是开漳圣王受到极高尊崇的时期。

这 8 次分别是:建炎四年(1130)八月,敕封显佑;绍兴二年(1132)封辅国将军;绍兴七年(1137)敕封英烈;绍兴十二年(1142)封英烈忠泽显佑康庇公;绍兴十三年(1143)封开漳州主圣王,加谥忠毅文惠王;绍兴十六年(1146)封灵著王;绍兴二十三年(1153)封顺应;绍兴三十年(1160)封昭烈。^[23]

作为南宋的开国之主,宋高宗赵构经历了北宋灭亡的历史悲剧,且新建立的政权也不稳固,国破思良将,因此,他之所以格外垂青于陈元光,并如此密集地下诏予以表彰,其中当蕴含着他对照元光当年平定啸乱时所显示出来的大智大勇精神的高度褒扬,缅怀其辟疆开郡、建邦启土之

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宋代尤其是南宋,成为一千多年来最崇拜陈元光的朝代。这一时期从漳州迁徙到漳港的闽南人,将其作为家乡的保护神、祖先神带到新的居住地并建庙供奉,以求得在新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显应宫建于绍兴八年(1138),与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有关“显应宫”宫名的来历问题。迄今为止,供奉陈元光的庙宇多称威惠庙,而长乐漳港称为“显应宫”,原因何在?奉祀陈元光的庙宇名称,多由历代朝廷加封的名称中选取,如“威惠”即是宋政和三年(1113)朝廷颁赐的庙额的名称。而“显应宫”的名称应当也与此有关。高宗建炎四年(1130),敕封陈元光庙宇“显佑”二字,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又敕封“顺应”二字。我们认为,建于此时的显应宫,可能是从“显佑”“顺应”两次敕封中各选取一字,从而号为“显应”这一庙号,既有这一时代的背景,又符合民众的口味。

当然后代所建的祭祀陈元光的庙宇名称就十分丰富了,如陈圣王庙、圣王宫庙、灵著王庙等,台湾则有广济庙、昭惠庙、灵惠庙、惠济庙、仁和宫、圣天宫等等。这些庙名有许多也是据朝廷封敕的名称重新加以组合的。

五、对两组大王神像身份的几点说明

始建于南宋初年的“显应宫”,逃过多次历史劫难,又被埋于地下百余年后重新出土,却依然能以比较完整的面貌重现于世人的面前,实在堪称一大奇迹。出土的塑像经专家特别处理,保存完整,形象生动,给人特别美好的感受。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中对两组神像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兹引述如下:

大王神龛中出土的有主塑四尊,编号为:NO13、NO14、NO15、NO16。

NO13:女性坐像,高106公分,头部表情既高贵又显得专注,耳垂较长,面部也很丰满……头戴金冠,身著长袍,内穿百折裙,腰佩玉带,斜口领,衣着以红、绿和贴金为主,衣纹的皱折和袖的地方最为流畅。

NO14:男性坐像,高130公分,方脸大耳垂,目光显得深邃和蔼,头戴帽,黑色、镶金边,身穿圆领长袍,腰佩玉带,脚穿船形鞋,是该宫二个大王中主要的一位,右手扶于腰带,左手自然放在膝上,衣饰中以巾金和红色为主,间有绿色装饰。

NO15:男性坐像,高130公分,身著与14号大体接近,是二大王中次要的一尊,塑像略比14号年轻一些,整个造型给人予随和的感觉。

NO16:女性坐像,高126公分,是15号像的夫人,衣着与13号像基本相同,面部虽然有损伤,但表情仍可看出,它完全没有NO13那种高贵的气质,显得十分随和。^[24]

除上述重要塑像外,还有众多男塑像、武士立像、骑马武士像等,均表情生动。我们比照了这些主神的造型,与流传至今的陈氏家族画像颇为一致。如陈政、陈元光及其夫人像等,均十分生动传神,显示出他(她)们的不同气质。如NO14塑像应是陈政,NO15塑像比较年轻的正是开漳圣王陈元光,因为他是比较年轻的,故NO15塑像作如此处理。NO16塑像是圣王的夫人,就不用细说了。塑像所排列位置也与当今的开漳圣王庙一致,只是古代的塑像显得较为古朴,今时装饰华丽些罢了(见图1、图2)。

闽东长乐漳港显应宫的开漳圣王两组泥塑神像的出土,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对于研究

唐代的开闽史,闽南与闽东文化史、海交史、移民史及民间信仰、中国泥塑艺术史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各方面人士继续深入开展研究。



图1 长乐显应宫大王神龛神像排列图



图2 云霄开漳圣王祖庙供奉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夫人神龛排列图

注释：

- [1][2][3][4][5][6][7][8][9][10][11][12][13][14] 林殿阁主编:《漳州姓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66、1 400、610、915、933、1 505、410、791、1 359、57、862、425、1 765、361页。
- [15] 徐晓望:《闽南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年。
- [16] 陈碧云主编:《长乐乡土文化丛书·漳港》,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 [17] 陈自强:《漳州古代海外交通概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编印:《漳州古代海外交通与海洋文化》,2012年,第4页。
- [18]《忠毅文惠公行状》,云霄县开漳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印:《开漳史参考资料》,2006年,第81页。
- [19][22] 郑镛:《闽南民间信仰诸神探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230页。
- [20] 宋高宗:《进封陈圣王、许昭侯等勅》,云霄县开漳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印:《开漳史参考资料》,2006年,第82页。
- [21] 汤毓贤:《两岸共仰漳台圣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 [23] 陈元光与开漳圣王文化编委会编:《陈元光与开漳圣王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 [24]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著、林果等执笔:《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

A Study on Unearthed Mud Statues of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in Xianying Palace in Zhanggang Town of Changle City

TANG Zhang-ping

(Minnan Culture Institut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Xianying Palace in Zhanggang town of Changle city is in folk known as “Dawang Palace” or “Dawang Court”, a batch of ancient mud statues was unearthed in June of 1992,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of shrines. Appraised by domestic experts, the first three groups are Zheng He, who commanded seven expeditionary voyages to sail west during China’s early Ming dynasty and his associates, Matsu, the Chinese patron goddess who is said to protect seafarers and Madam Linshui, a folk goddess in northern Fujian, respectively. After careful analysis and research, we are unanimous that the gods of the statues in the shrine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back row and in the east are Chen Yuanguang, the sacred prince, founder of Zhangzhou and his father Chen Zheng, while the two female sitting statu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Chen’s are the wife of Chen Zheng named Mrs. Sikong and the wife of Chen Yuanguang named Mrs. Chong; and the statue in the east side is the son of Chen Yuanguang named Chen Xiang. From an analysis on the mutual relations among the past dynasties in eastern Fujian and southern Fujian, the 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family of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the spreading of the sacred prince and founder of Zhangzhou’s beliefs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a series of statues relating to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in Xianying Palace, the reason why the temple for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appears in Zhanggang town in Changle city in the area of eastern Fujian can be explored. These two unearthed groups of mud statues of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are of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is worth being further researched by people from various circles.

Key words: Changle; Zhanggang; Xianying Palace;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Minnan; Minding

[责任编辑：卢翠琬]